

胡春冰編

抗戰戲劇選

怒吼出版社出版



用適村農校學

選劇戲戰抗

編冰春胡

版出社版出吼怒

月四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用適村農校學

抗戰戲劇選

版權
所有

編者 胡春冰

發行者 怒吼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

廣州惠愛路大馬站七十三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實價國幣二角

民國廿七年四月出版

父 與 子

黃 靄 莎

人物：

趙永昌 四十五歲 商人。

李福生 三十歲 永昌的助手。

趙卓光 廿三歲 永昌子。

王志泉 廿二歲

鄧文驥 廿一歲

張炳 廿九歲 現失業。

亞和 廿八歲 工人。

農民 甲乙丙和鄉民們。

時間：一九三七年九月某日的 下午。

抗 戰 戲 劇 選

地點：市郊的某村落。

佈景：村裡一間半新舊的田舍的廳堂。左前方一門通走廊達街門，右後方一門通內室達後門。後靠左方有窗，壁上掛地圖及其他圖畫點綴。室內有書桌及其他家具什物，但以簡緻爲宜。

趙永昌坐在書桌前寫密報，片刻，若有所思地放下筆來，一面燒起香烟，一面面向內室說：

趙：福生，你馬上又到外邊去嗎？

李：（在內說）是的，我要帶這東西給張炳，他答應今天趕出省城去的。

趙：那麼，快些回來，我有事和你商量。

李：好的，一會兒就回來了；他就在街口那間飯店等我。

趙：唔！手續弄清楚了沒有？

李：（拿着一卷東西從內室出）弄清楚了，人是很忠實純厚的，不過，窮得很！（在桌

上抽出一枝烟來吸)。

趙：他到過省城嗎？

李：從前他在省城當雜役的；失業後才回來。廣州的路徑他倒熟識，還有不少朋友呢。

(李看鏢)我要去了，請給他十塊錢，這是我答應給他作盤費食用的。

趙：(從袋裏取十塊錢西紙給李)小心，快些回來。

李：(接錢，收進袋去，一面點點頭)好的。(向左前門下)

趙：喂，和我叫亞相進來。(走到地圖前觀望，亞相從左前門上)

相：趙爺，有什麼吩咐？

趙：亞相，這幾天你在外邊可聽到什麼有趣的消息？

相：沒聽到什麼，趙爺。

趙：奇怪，這裏左鄰右里都很關懷我們的，他們沒有查問你嗎？

相：誰也沒有問及關於你們的事情，鄉下人要講也講他們的命根兒，講風，講雨，講艱難的生活，那有閒心講別人的東西！趙爺，你放心好了。

趙：鄉下人都認識你的，他們幹麼不問你，倒向外邊人追問？那真奇怪喇！——亞相，你放胆着實地講罷，我是不會怪你的。

相：趙爺，你不相信嗎？確實，他們沒有問過我。

趙：唔……

相：難道鄉下人真的這麼撓舌根？趙爺，你聽到他們說些什麼？

趙：你不知道就算喇，幹麼又來問？——這幾天有人來宣傳嗎？

相：是那些拿着旗子站在街頭向鄉下人講話的年青人嗎？

趙：（點頭）是的。

相：我看見有七八個。

趙：你也去聽了嗎？你們講些什麼呢？

相：說什麼打倒日本仔，要捉漢奸，什麼救國，一大堆，我聽也聽不懂！

趙：你喜歡聽吧？

相：不，聽了一會兒我就跑了。

（李從左前門上）

趙：胡說八道的鬼話，少聽點好啦；

李：亞相，怎的門也不關就跑進來？

趙：哼！外面人混進來也不知道喇！

相：哦，剛才……不過，不要緊的，這裏很太平。

李：太平？餓着肚皮的倒算不清呢。

趙：以後要是這麼不小心，給我滾蛋好啦。

相：……

趙：滾罷，到外邊去！

相：是。（退出）

趙：（看亞相走了）以後倒要留意留意，他會變壞呢。（走近地圖看）福生，你看，帝國的眼力多高明，他們看中這裡了，這是軍事要地，要是落到帝國手裡，那麼，華南就容易解決了！

李：是的，是的。

趙：現在，這裡的情況，帝國都知道一個輪廓了，還欠一張更精密的地圖。（從衣袋裡拿出一張地圖展開看。）這張地圖也很詳盡了，可是，靠得住不，還要等老吳來証實，老吳不是答應今天交來的嗎？

李：他答應今天交來的。

趙：此外，我們還要把實力充實一點。在這裡：我們的責任除了指示空軍轟炸目標的位置之外，當陸戰隊上岸，我們還要作引導者；同時，還要做內應，擾亂後方；以牽制國軍實力。

李：是的。

趙：現在須要收買一幣助手，混入內地潛伏，這方面，請你負責。馬上設法進行。人數大約一百以上。（繼續寫密報）

李：可以的，不過這筆經費倒不少。

趙：照你打量要多少錢呢？

李：照現在看來，每天四五毫錢，甚至四毫錢也不愁沒人幹。一個四毫錢，十個四塊錢，百個四十塊。不過，起碼每人要先發十天生活費，使他們安好家，好放心賣力，那末，開首就要四百塊了。

趙：四百塊？好罷，也不算多！其實，我們頂便宜，四塊錢就有人出命來替我們賣力氣了！

李：那麼，那些放了一兩枝火箭就給人捉去的蠢東西，不是一塊幾毫錢就丟了生命的嗎？

趙：是的！（停下筆把密報放進袋裏去）

李：真是人命不如狗命，哈！哈！哈！

趙：對那些爲帝國而犧牲的家屬，本應給以微薄的撫卹，以表示帝國的寬人厚意，也是獎勵後進者的藥劑；可惜帝國的錢是不會花在死者身上的。

李：當然啦！何況他們又是自己樂意幹的。

趙：樂意？唔！——喂，你的工作打算在那裡進行？

李：就在這村裡。

趙：這裡能湊足一百個？派到省城去的已不少了。

李：有餘呢。你知道鄉下飢寒交迫，負債度日的貧農已不少了，還有新的失業者，無賴地痞之流，他們都願爲帝國効力的。自從打勝，尤其是省城給帝國飛機威脅以後，我們的助手不斷地源源產生！難民，失業者都流到鄉村來！然而，鄉村又沒有他們的職業；他們找不到一口飯；在飢餓壓迫下，懂得愛國的也難保不爲金錢誘

惑，何況，那些不知國家爲何物的窮光蛋？什麼也不管了！

趙：這是天神造福帝國的。我不是沒有國家觀念；可是。……：

李：唔，當然啦！

趙：所以我甘心爲帝國奔走，拋棄目前安逸的生活，那不過是爲未來打算。不然，亡國後？不說家產，就是生命也難保呢？

李：對啦。趙爺真有眼光！現在夜以繼日的爲帝國竭力，將來帝國當以高官厚爵來報答你的。

趙：哈哈！高官厚爵，那是誰都希望。

李：那時候，趙爺可不要忘記我呀！

（外邊傳來一片嘈雜聲）

趙：自然啦，你是我的好助手；——怎麼，外邊這麼嘈？

李：（到窗前觀望）又是那班宣傳隊在演講。

趙：（也到窗前觀望）唔，怎的那般人像很騷動似的？

李：宣傳！空口的宣傳可以使餓肚子的聽衆變飽嗎？

趙：不過，這總是我們心腹之患，（嘈聲漸減。他離開窗自言自語的說）唔！給他們看看帝國的利害！

李：（也從窗口過來）令郎不也是熱心愛國的嗎？聽說他對於那所謂救亡運動也很賣力氣呢！

趙：是的；想不到我竟沒有方法轉移自己兒子荒謬的觀念！他和我是背道而馳的。不過，我已無愧于心，總算盡了父親教子的責任了！

李：小孩子們倔頭倔腦，決不能以理喻的。

趙：唔！沒辦法，軟的，硬的都不行！他一強硬使我硬不起來了！

外聲：大眾不做漢奸！大家來撲滅漢奸！

趙：聽！這不是群衆的呼聲嗎？（不放心地又走近窗去，一刻間）唔，他們像向這邊跑

來。

李：什麼？不要緊的，他們大概又到什麼地方去宣傳吧？（也走過去看）。

趙：（舞台沉靜片刻。趙沉思地走過來）唔，我還是走吧。福生，我先走，也許趕車到省城去，你看看情形，要是來勢不好的話，那你也走好了，主要的東西搬到裡面去（匆匆的穿着外衣，帶上眼鏡）。

李：不要緊的！不過，你先走也好。

趙：小心！可能時就辦理你的工作罷。（匆匆向左前門走去，將到門却轉過來）我還是向後門走的好（轉向後門下）

李：是的，後門那條路安全一點。（趙已下）奇怪，他們真的到那裏去？亞相，亞相，亞相，怎的又跑到我這裡去了？（外邊聲音漸小。）我也走吧，先避一避的好。（走到書桌前抽開抽屜檢查東西，檢出兩三張紙，用火燒掉，在右抽屜中檢出手槍來。）連手槍也忘記帶了！（順手把槍插進褲袋裡）亞相，亞相！（亞相從左門前出）

跑到那裡去了？喊了半天還不見人來！

相：哦！我，我聽不見。李先生，有客拜訪。

李：誰？

相：他說，姓張的，叫張炳。

李：張炳，奇怪，他怎的知道………是一個人來嗎？

相：是，是的，一個人來打門。

李：也許——唔，叫他進來罷！

相：是。（退）

張炳，趙卓光（以後簡稱光）鄧文驥，王志泉和農民甲，乙，丙入，亞相在後。

李：哦：你，你們撞進來幹甚嗎？

張：是他，就是他，李先生，你認得我是老炳吧？

李：混帳，我認得你是狗，亞相，你………

相：他們說是找你和趙爺的，噢，趙爺呢？

光，鄧，王，甲，乙（同聲）：還有一個嗎？

丙：是常常到這裏來的那一個嗎？我認得他。

相：（點頭）大概到省城去吧。

光：這里有後門嗎？

甲：有的。

光：那末，一定從後門走的，老鄧，你和他（指甲）從後門遁去。（去到窻附近）

鄧甲：好的。（匆匆從右後門下）

光：（向外說）弟兄們，你們找幾個跟着他們，追一個漢奸去。

外聲：好的，我們三個去吧。（趙轉過身來）

李：（極力地鎮靜下來）請你們走罷，這裏沒有漢奸。我想你們一定認錯了門口呢；這裏幾間房子都是一個樣子的。

王：你不要害怕，我們想和你談談話罷了！

張：哼，又想抵賴，難說認錯人？我清清楚楚看着你回到這裏。拿這個東西（拿出一束火箭來）的；你以為我這麼傻，真的站着候你嗎？

李：喂，位不能糊亂地詛害良民！自己做漢奸，給人發覺了，就想架禍他人。

張：呸！你真會詭辦！（擲下火箭，撲上前想打李，王擋住）

王：好兄弟，不要這麼暴躁！

張：還有這幾塊臭錢，（從袋裏取出鈔票來，照李擲去）還給你罷！

王：給我們檢查一下，就可以証明是非。

乙：對啦！我們來搜查他。（上前迫近李）

李：不行！你們沒有檢查權，走罷！

光：沒証據，我們當然走的。

王：什麼？任何一個公民都有權捉漢奸，有權檢舉一切犯有漢奸嫌疑的人，動手罷，兄弟們！

李：（抽出槍來，指着王）動手，顧着你的狗命！

乙
丙：哦！
張

王：哼！只要你一動手，外邊的老百姓會衝進來和你拚命，你以為，打死我就可以逃得生命嗎？（在王說話當中，光敏捷地從旁撲過去奪取李的槍。）

李：呵！（兩人爭持一刻，槍在爭奪中發了一响，但終給光奪到了，反過來指着李，當槍聲响時，窻外老百姓伸起頭來，在前門也出現老百姓。）

外聲：什麼事？

光：舉起手來！（李戰慄，舉起手，光轉向民衆）繳械，沒什麼了，你們等一等罷！

(民衆各自退去，光轉過來說) 兄弟們，搜他的身，找條繩子來！

丙乙：好，等我來搜，

張：這裏沒有繩，等我找去。(入內室)

乙：(把搜到的東西交給王與丙) 這是香煙，這是銀紙，這是……

王：墨水筆。

乙：哦，墨水筆！一本簿，港紙，這麼大的一摺，這是女人照片，這張，什麼？

王：(接來看) 這是單據。(讀)「茲送上金山橙五十個，照明球十個，手槍五枝，火箭

五十枝」(對李) 哼，還想賴嗎？

張：(拿着繩出) 這條繩頂合用。

乙：還有一個眼鏡，一把小刀。

光：搜完了嗎？

乙：把衫脫下來。

李：沒，沒有了！

光：好，拿繩來，縛在這裡！（指一張椅，他們把李的手縛好，再把他縛在椅上。）

李：噢，好，好痛呀，鬆一點吧！（想掙扎一下）

乙：想走嗎？（順手賞李一個耳光）。

李：唉唷！

光：不要動手，兄弟！他也是中國人；可是他給錢迷了眼睛！

丙：好了，有翼也脫逃不來了！

光：給你一個懺悔的機會，沉靜地想想罷！看看你投敵通奸，出賣民族，出賣祖國是否對得住我們四萬萬多同胞？對得住你的良心，你的宗親，你的子孫！

王：我們到裏邊去搜查，你和他（指張）搜查這裏罷！（和乙丙下）

光：好的。（開始搜查書桌和抽屜，張搜查其他什物）

光：都沒有什麼重要的，只有一張收支的單據。（最後拿起從身上搜着的簿子來者。）

張：我也找不到贖物。

光：這是漢奸登記簿嗎？

李：是，是的！

張：寫的什麼東西？

光：被收買者的姓名，住址，家庭狀況。哦！你的也在這裡呢。

乙：（拿着許多火雷出）你們看，還有呢！

丙：（拿着幾個照明燈出）真是沒良心的狗東西！

王：（拿着兩三枝槍出）軍火也有呢！

光：還有什麼單據嗎？

王：查不着！

光：這些東西已經够証實你是不是漢奸了。現在還有什麼話說呢？

張：還說我誣鱗你嗎？

李：哼！你，你騙我！可是，願着，看你的狗命可活得成？

光：他沒有騙你，可是他受到了良心的責罰才……

張：我不怕死。可是，我不是存心騙你。告訴你罷；昨天你答應給我八塊錢，叫我到省城放火箭；那時，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只感到很滿意。我想，我有錢養家，我們暫時不至餓死了！可是，當我回家的時候，碰着一群人圍着他們，我也湊熱鬧走過去看，才知道放火箭是幫助日本仔來殺我們自己，來滅亡中國的。我又知道，亡了國，大家都做亡國奴，都像東北同胞一般過着比我們還要悲慘的生活——有錢，有地，有房子的都給日本仔搶光了，妻子，女兒，任他們強姦，一家性命都由他們任意殺戮……我不願做亡國奴！亡國，不但子孫受害，而且連祖宗的墳墓也難保！我寧可餓，餓死，也不幹這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子孫，對不起，對不起那：

光：那些爲國而犧牲的烈士們，對不起全國同胞——

張：對啦，所以……

李：說得好漂亮，不幹，幹嗎又來向我取東西？

張：那，那是因為我又知道；我們不但不應該做漢奸，而且要協助政府去捉漢奸。

光：你不能責怪他，也不應該責怪他。以前他是盲目的給你利用，可是當他明白過來，覺悟了的時候，他不能抹煞良心，做這禍國殃民的勾當的。現在，我希望你也覺悟過來，只需要你拿出事實證明你是徹底的改過，用功績來洗刷過去的罪惡，那政府一定原諒你的。

李：叫我用什麼來立功，贖罪呢？

光：只要你忠實的把你知道的一切，如你們組織的內容，情況怎樣，各機關設在那裡，怎樣做你們的工作，你們同伴的姓名地址——（外邊又嘈雜起來，但從聲音裡可以聽得：「提到一個漢奸！」「去，看漢奸去！」「這麼有錢也當漢奸！」……）

李：（搖頭）我都不知道，別人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甲氣喘喘的從右後門出。）

甲：捉，捉到喇！他跑得很遠了！當他發覺有人追他時，他就發足狂奔，要不是田裡

的兄弟們幫手把他攔住，真的給他逃脫呢！

王：那麼，現在在那裡？

甲：在裡面，我們是從後門回來的。

王：休息一會兒罷，辛苦你了！我去抓他出來！

（下，窗外的民衆站起來向內望，左前門口也擠滿了民衆。）

聲：我們看看！

光：那末，誰是指使你做工作的呢？

李：是，是給你們捉着的那個人。（趙，王，鄧出，後面一群鄉民擠擁的站着。）是他！

光：哦！是你？！

趙：唔！

鄧：你認識他嗎？

光：他，他是我的父親！

全體：哦！（大家緊張的情緒漸低落。）

光：我，我夢想不到我自己的父親當漢奸！你，你爲什麼幹這可耻的工作！？

趙：………

聲：走，走吧！

光：哦，朋友，兄弟們，來吧，來審問這兩個漢奸。你們不要爲了他是我的父親而失

望！不，我不會向你們求情，請你們釋放他的。當然，我很悲痛，悲痛我的父親

當漢奸；然而，我決不會爲了私情而忘記了國家，民族的利害！他，他是大家，

是全國同胞的罪人，我怎能爲了骨肉親情，爲了什麼孝道而忘記了我的責任！！

鄧：對啦，你說得對！在日前爲着中華民族的生存，爲着保證抗戰的勝利，我們每一

個中華民國，却應以民族利益爲第一！兄弟們，剛才趙同志所講的話，大家都聽

懂了吧，希望大家像趙同志一樣，丟開私人的利害而忠于祖國，大家更不要爲了

一點小利而當漢奸，出賣民族利益！

聲：我們不當漢奸，××才當漢奸。

聲：打死這兩個漢奸！

王：好的！現在我們先來審問他們罷，身上搜索過沒有？（指趙）

鄧：搜過了。東西在這裡。（那是他們出來時放在書桌上的。鄧走近桌去，拿起東西來）這些都是港紙。

聲：這麼多錢呵！

聲：錢，斷送了他的生命啦！

鄧：這是地圖，是××的地形。這是一張密報，是告訴敵人他們黨徒的數目和實力的。

（光痛心地點頭過去看。）

聲：有多少漢奸？

鄧：單他手收賣的已有幾十個；最近打算再收買一百以上。

聲：哼，我們再不會上他的當了！

王：講吧，把你黨徒的人名，地址，你們的工作，你們的組織狀況都告訴大家知道吧

；現在是你改悔的時候，是你報國的機會，是……

趙：閉嘴！你，你們把我打死罷，我沒有話說！

王：難道你真的要盡忠你們的（？）「帝國」嗎？

光：你，你不能這末幹。日本帝國主義是祖宗子孫萬世的敵人，牠曾給你些什末好處

，直得你死心來忠于它呢？

趙：……

光：你不應該丟開你的妻子，兒女，丟開祖宗遺給你的產業來替敵人賣力！我們不是

有房屋，有田地，有商店，有不少的財產可以供養你過着富裕的生活？幹嗎，你

還貪敵人的財利？

趙：那，那還不是爲你們打算！

光：什麼？我？

王：難道你以爲中國一定會亡的嗎？

趙：當然啦！中國連年內戰，把實力消耗盡了！可是，日本却年年擴軍，大量製造軍用品。開仗，我們的軍用品沒有人這麼多，這麼好，這麼銳利；我們的人民不齊心，大家都不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何況中國人爲日本盡忠的實在多着呢？

鄧：哦！那麼，現在你替日本賣力是爲了亡國後好博得帝國的歡心，以圖得享高官厚爵，做高貴的亡國奴，是嗎？

光：這簡直是夢想！從來當漢奸的都沒有好下場的。你看，石友三不是反正過來了嗎？從前當漢奸的，現在都知道上了當，都在設法反正呢，你，你却要……

趙：唔！不過……

光：什麼？

趙：不過日本帝國的手段是很利害的，他要用你的時候你怎也不能逃脫的！

王：那麼，現在是你逃脫的好機會，只要你忠實的講出敵人的陰謀和其他你所知道的；那我們一定保護你的。放心吧，只要大家一條心，抗戰的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聲：對啦，我們不是打勝仗嗎？不是打死許多日本仔嗎？

趙：我不能說；我，我有妻子，有兒女！

李：唉！我們倘若漏了一點消息！那全家人的生命都沒有了！

聲：媽的，這麼狠心！

王：不要害怕，這裡是中國的土地，政府會保衛你的家人的

趙：不，他有無數的爪牙！

光：爲了家國。請你不要顧及家人的存亡罷！

鄧：你講了，敵人是受到很大的損失的。

光：（拿出手槍來）父親，請你看我的情面講罷，要不然，我先死在你面前（拿着手槍對准自己）！

王：不，你不能這樣地死！

聲：他不講，我們打死他！

趙：唉！我，我說好了！不過，容許我在政府審訊時才說罷！

王：好吧，那麼，你先送他們到區公所去，請馬上解他們去審問。

鄧：好的。

光：你不要欺騙你的孩子！

趙：不！現在我還要騙你嗎？要是全中國人都像你一般愛國，那麼，中國也許不會亡吧？

聲：當然啦，中國是不會亡的。只要大家一條心打日本。

光：請原諒我，父親！

趙：（搖首）那，那是我的不是！你回去安慰你的母親和弟妹們罷！着他們不要悲痛！
光：放心吧，父親！希望你澈底覺悟過來！（準備走出去）

王：親愛的兄弟，伯叔，今天我們用自己的力量，捉到了兩個漢奸。大家可知道當漢奸的結局是怎樣？漢奸爲害國家又是怎樣的了！今後，希望大家不特不當漢奸，而且要勸人不要做漢奸，要撲滅漢奸，我們不要爲了私利而爲害國家。中國的復興是要靠大家的力量；只要大家都有爲國犧牲的精神，抗戰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

聲：對啊，勝利是我們的！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收復東北失地！

鄧：好，我們去吧！（大家向左前門走去）

聲：中國人團結起來！

爭取民族自由解放！

肅清漢奸！

中華民國萬歲！

抗戰戲劇選

二九

生死關頭

盧濱

人物：

獨木大佐——面貌猙獰，殘暴無人性。

日兵——絕對服從的士兵，從小就養成了對中國人的仇恨心。

漢奸——善諂媚，在日本人面前，態度卑鄙不堪，但是眼裏却看不起自己的中國同胞。歪帶着帽，哼着貪污的獨眼，儼然「如假包換」的漢奸。

女學生——天真活潑的少女，她知道民族目前的危機；熱情；貌頗美。

女工甲——曲線豐滿的少婦

女工乙——

商人——穿長袍戴瓜皮帽的模範商人；生活習慣使到他有些狡詐陰險。挾着收

賬的小皮包。

農夫——一對相依爲命的老夫妻，賣菓菜賣菓爲生，性樸實。

士兵甲——耿直忠厚，勇敢魯莽。

地點：在租界的邊境上；右邊很顯明地樹着一塊「××租界」的界牌。這時候是上午的清晨。

開始時獨木大佐，口兵，漢奸同上，威風凜凜。從他們的制服與帽徽上看來，就可以辨別到他們是那「國人」了。

獨：這裡是交迪要道，也得留意一下，那些搗亂份子往往就在這樣的三不管地帶上作亂。

奸：（唯恭唯敬）是！是！

獨：你們支那人簡直不知上下，我們皇軍，已經節節勝利，還在這裡活什麼動，告訴你，若果抓到稍有可疑的份子就槍殺，不能客氣的。

奸：（鞠躬）是！是！

獨：爲了皇軍法治的，威名，情願多殺十個可疑的份子，但是不能輕易地放走一個真正作亂的人。知道嗎？這就是以暴力除暴力的絕好方法。

奸：知道了！知道了！

獨：如果你能够多殺不法的支那人，我總可以保舉你做這裏的市長。

奸：謝謝……謝謝！（喜極）

獨：現在有件事要你趕快辦的。

奸：什麼事？

獨：（出手榴彈）就是要把這手榴彈扔在租界裏面的巡捕房門前。這任務非你不可。

奸：（遲疑地）這……這……

獨：（交手榴彈）那你去做你的公事罷？（漢奸接過手榴彈，小心地藏起來。預備下。）

等一等，我們一道走罷！（同下。）

俄而女學生很匆忙的挾着書本走過，穿着很鮮明的學生制服，看上去就知道這是某校的女學生。

女工甲乙同上，衣藍布衫褲，提飯盒，說說笑笑的走過。

商人挾着皮包，手裏還拿着許多賬單，嘴裏喃喃念着。

商：永豐源三十元，新發九十六元，萬祥二十四元……（下。）

農夫農婦挑着竹籮上，籮裡盛滿了各色各樣的菓菜，他倆的面孔，放射着健康的赤銅色，大汗淋漓，「吭唷……吭唷……」的挑着竹籮趕市。

士兵甲乙隨尾上——這是已經解除了武裝的士兵，他們兩眼貪婪地瞧着竹籮裡的鮮菓。

兵甲：你有幾個銅子，跟他買兩個橘子填填嘴吧！

兵乙：媽的巴子，老爺那兒來的錢！整隊退下去的時候，不是把老爺的錢也帶走了嗎

兵甲：你埋怨誰？誰不要你跟大隊退下去呢？

兵乙：退？退什麼？我偏不退，我一定要留在這裡，乘那鬼子沒有預備的時候，瞧老子給他弄一個落花流水……。

兵甲：得啦！得啦！走了，不要給別人瞧見。（拖乙下。）

×

×

×

時候過得真快，現在已是下午的四時左右。獨木大佐，日兵，漢奸同上。

怒：（獨）怎麼你不依時把這事情辦妥？

奸：大：佐！佐！真有些兒辣手，因為租界裡面防範得很嚴密，所以很難立刻下手炸。

獨：那麼這事就不能成功了嗎？你這沒用的狗才！

奸：（慌忙）是！是！不……不會！的。過一兩天，這事一定能夠成功的，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

獨：唔！那麼限期兩天。

奸：是！是！兩天。

獨：過去皇軍的軍事上不能迅速的發展，完全是受了這租界的阻碍，現在皇軍要實現地方上的行政統一，就不能不想法取回這租界。而且目前我們實行「中日親善」的時候，支那的地方就是我們大日本的地方，所以，租界，我們應該收回。等於支那收回。

奸：是！是！等於支那收回。

獨：（冷笑）哈！哈！哈！

女學生挾書本走過，這時候大概是上完學回家的時候，神態微現疲倦。

獨：（見女）啊！那婊子多麼俏呀！

奸：（立現諂媚態）大佐喜歡那姑娘嗎？那容易。

（連忙上前攔住女學生的去路。）

奸：小姑娘！往那兒去呀？

女不理，祇願走，但是給漢奸攔住了去路，有點兒急。

奸：小姑娘！爲什麼不做聲呢？害羞嗎？

女：（嚴肅地）請你鄭重一點，不要這樣放肆。

奸：鄭重？什麼是鄭重？哈！哈！我這樣不是很鄭重你了嗎？

女怒，滿面緋紅。

奸：（摩女面）哈！多漂亮。多漂亮的……。

漢奸還沒有說完，「拍」的一聲，給姑娘掌了一巴。）

獨：（捧腹樂笑）哈！哈！

奸：（隨笑）哈！哈！（但是立刻老羞成怒）你這狐狸精，敢打大爺！（揪女頭髮）要你的命！你挾着的一定是造反的文件，大佐！一定是作反的文件了，把她扣留下吧！

獨木大佐搜女的書本，女不服，奪回。

女：你沒有權利搜查我的東西。

獨：什麼！我沒有權利，誰有權利？這地方是皇軍的地方，你們是順民——就是大日

本統治下的亡國順民。

女：你是野獸！強盜！……。

奸：你……。

獨木怒，踢女暈倒，女工甲乙上。

奸：活該！活該！

工甲：怎麼？爲什麼打人呢？

工乙：（見獨木，低聲對甲）不要聲張！日本鬼子哩！快走罷！

兩女預備急忙走過，給獨木抓住。

獨：你倆給太爺樂樂。（擁抱兩女，兩女工掙扎。）商人上（見獨木擁兩女，急欲逃。）

奸：（出槍）站住，不準逃！（指商人所挾的小皮包）這裏面是什麼？

商：啊……！啊……。

奸：（對獨木）裏面一定藏着危險品。

商：不是！不是！這裏面是………。

奸：（威迫）放下，打開來看看。

商：（沒奈何，遲緩地）是………是………。

奸：快點打開來看！

商：是收到的………眼先生！

奸：眼！眼也要打開來檢查！

商人祇得打開了皮包。漢奸看到裏面滿裝的都是鈔票，隨手抓了一把，商人欲奪回，但是給漢奸用鎗嚇着。獨木見了票鈔，也連忙丟下兩女工，過來大把地抓了鈔票往袋裡塞。）

商：（哀求）先生！（獨木不理）。

兩女工欲逃。

兵：（喝）站住！

兩女丁祇得站着，過去扶起女學生，女漸甦醒。農夫農婦挑着賣剩的菓菜上。士兵甲乙亦隨上。漢奸攔住去路。

奸：放下！檢查。

農夫：爲什麼檢查。

奸：我要你停下，你就得停下。

夫：這就是你檢查的道理嗎？

奸：（給農夫一巴掌）不要多說，再說就賞給你幾顆衛生丸吃。放下！

農夫農婦被迫放下担子。日兵過來亂翻，士兵甲乙在旁怒視。獨木檢完鈔票，便把小皮包踢了下去。商人哀憐地跑過去抬起。獨木在竹籬裏選擇適意的橘子往嘴裡送。

農婦：畜生！放下！

獨木爲之一驚，怔住，婦過去奪回橘子，漢奸撲前就是「砰」的一槍。

婦：啊啲！（腿部中了彈，倒地，夫扶她，悽然下淚。）

獨：（勝利的謔笑）哈！哈！（仍然在竹籬裡選橘子。）

農夫怒火中燒，突然跳起來，抓着扁担。

夫：我和你碰了這條老命（出其不意的朝着獨木就是一扁担打下去，獨木暈倒，日兵與漢奸欲槍擊農夫，士兵甲乙撲前，把他們打倒在地。）

女學生：（跳起）各位！一致起來，使用我們的武器！（把書本對準獨木要害擲去。）

女工甲乙亦把飯盒向獨木擲去，商人亦拿起小皮包用勁地擲向獨木面上。農夫的扁担也狠命落在獨木身上，農婦忍痛爬過去咬住漢奸的膀子，漢奸痛不能耐，士兵乙便乘機把漢奸的武器奪過來。

乙兵：不準動！

漢奸舉起兩手，日兵亦給兵甲繳了械。獨木昏頭昏腦還想掙扎，結果給農夫擊倒。女學生，女工甲乙，商人過來把他按住，農夫解下竹籬上的草繩分別發給各人

，分頭把獨木，日兵，漢奸網上。

兵乙：（提起漢奸）各位預備把他怎樣？

商：（搜回獨木與漢強搶去的鈔票）把他怎樣？大家割他一塊肉罷！

衆：贊成！

婦：（瘋狂地）我還要吃他的肉！（撲前拚命咬住漢奸。）

遠遠起了機關鎗聲。

兵甲：各位注意！恐怕是他們的救兵來了。

商：我們趕快散開了罷！

女學生：不！我們祇有團結起來求生存，我們萬不能個別的散去。這時候是我們的生死關頭，我們能够眼巴巴的讓魔鬼蹂躪我們嗎？劫掠我們嗎？殘殺我們嗎？不！

我們要生，好像人一樣的生下去！那麼我們就應該團結來求生存。

衆：是！團結起來，和他拚命！

機關槍聲漸近。

兵甲：槍聲近了，我們衝上去罷！

衆：是！衝上去！

女學生：請各位慢一點，我們這樣衝上去是有利的嗎？前面是強大的敵人，他們有着銳利的武器，可是，我們的呢？扁担？你們（指士兵）這兩枝鎗？這兩枝鎗能夠衝得破敵人的堅固陣線嗎？不能的。我以為不如暫時退下去，暫時避開他們的鋒芒，以後再想法子去反攻他們，好不好？

各人不語。

女學生：各位！我們不能因够憑着一時的衝動就作無爲的犧牲的。我們暫時共同地退下去，整理好我們的陣容，候機再起，那時還不遲，祇要我們大家一條心，團結起來，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機關鎗聲更近。

女學生：各位！退下去罷！退下去罷！敵人就快來了。

商：是！我以為還是退下去，避免無為犧牲好。

衆：是！退下去！

大家開始向後退。

兵甲：不！我們還有未完的任務。（跳上前，連响三鎗，結果了漢奸，獨木，日兵。）
女學生檢起獨木的手鎗。機關鎗連珠地响。

女：各位！趕快退下！在這生死關頭，要集合我們千萬個弟兄，隨時游擊帮忙我們國軍，把敵人趕出去！

兵乙：疏開！

各人散開地漸漸向後退，農夫扶着帶了傷的農婦下。

——幕——

小英雄

龍之介

在華南的某個鄉下里的祠堂門前，有兩個同鄉的小孩子在那里「攢烏白」，因此大家爭執起來。

甲：喂，瞪大眼兒，明明是「烏」了，怎末又說是「白」？

乙：本來是「白」的呀，你低下頭去看，順勢一吹，把它吹翻了，才變「烏」的。

甲：本來——本來——本來你就輸了還想賴嗎？

乙：哼，誰賴？你……

甲：不行，輸掉了就得給錢！（想把乙底銅板搶過來）

乙：（把銅板藏到背後去）真是惡人先告狀！

甲：啊，不給錢（指鼻）還罵我？（上前）什末叫做惡人？（捲起袖子來）你給不給？

乙：（畧退）怎末我要給你呢？

甲：你輸掉了。

乙：我輸掉？吹翻了銅板，不罰你，算你佔了便宜了。

甲：不管那許多，不給是不行的。

乙：這樣子我可不給。

甲：（抽住乙底襟頭）真的不給嗎？

乙：再來一次，如果真的輸掉，那就給你。

甲：誰有工夫跟你再來一次？這一次不算數，還說再來一次！拿來！（搶）

乙：（堅持着）啊，便這個忘八蛋，真是沒有道理，胆敢搶我底銅板。

（二人正在爭持不下，忽然來了一個外鄉人）

外鄉人：喂，小孩子，搶什末；好吃的嗎？

乙：他搶我的銅板。

甲：不，他輸了錢，不肯給我。

乙：不，他騙我。

甲：不。（又搶）

人：好了，好了，公有公理，婆有婆理，這樣地爭下去，儘管爭到天亮也爭不出個什未來的。依我說……

甲：（住了手）怎末樣？

人：唉，說也沒有什末用的。

乙：你說，我聽你底話。

（甲瞟了他一眼）

人：你們不會聽我底話的。

乙：聽你說。

人：哪，你們最好是比一下武，看誰底力氣大——力氣大的就算贏，就拿銅板。

甲：好。喂，聽到沒有？我們來吧。銅板一定是我拿的。

乙：不一定，要是你輸了，也得給一個銅板。

甲：我不會輸給你的。

人：那就好了，讓我來做公証人；你們來吧。

（甲想動手。）

乙：（遲疑着）我不來。

人：爲什末？

乙：有什末意思？

人：怎末沒有意思呢？誰打贏了，就是誰底力氣大，誰就……

乙：爲了一個銅板打架，哼，大家部是同鄉，犯不着。

甲：大家都是同鄉，那你就得把銅板給我。

乙：我還沒有輸，怎末要把銅板給你？

人：賒吧，你說你贏了，他說他還沒有輸；如果小分個高下，你想要他底銅板，真

是做夢。

甲：好（撲過去揪着乙）

乙：（作自衛的應戰）啊，你這樣的野蠻！

人：（拍掌）對了。呃，川右手扳住他底頸子……脚……呃，那不行，……對了，
哈哈！

（乙不支，給甲摔到地上。）

人：（做鬼臉）真丟臉，這樣子也不够打，把銅板給他吧。

甲：銅板！

乙：不，那裏有公証人來幫忙的，教人的。

人：公証人說過還有錯嗎？好，不認輸，再比一下吧。

（乙不服，又撲向甲；甲狠狠地捏住乙底喉嚨，乙窘甚。）

人：順手一拖就行了。

(甲照樣地做，乙再給摔倒，哭；外鄉人笑。)

甲：哭什麼，哭也要給銅板的。(搶銅板)

(乙逃，甲追，外鄉人止之。)

人：算了吧，把他打倒就算了吧……。

甲：那我底銅板呢？便這個公証人！

人：哈哈，公証人？我就最公正不過的了。

甲：教我不要銅板就算公正嗎？

人：你這個東西真刁蠻！如果不是我教你一拖，(作勢)你能够把他摔倒嗎？

(甲不響。)

人：不過，你總算是一個大力士，我很高興！一個銅板算得什麼？就算公証人吃虧一點吧，(拿出一張小角票，在甲眼前幌一下)哪，獎給你好不好？

甲：(笑，想拿，又不敢)假的，假的。

人：怎末是假的？你拿去買東西去看看！

甲：你給我看看。（伸手）

人：（縮回）我說過了，這是獎給你這個大力士的……

甲：拿來。

人：可是，你得幫忙我做一件事。

甲：又要做事呀！

人：幫忙我做了一件事，那我可以再給你一毫。（又拿出一張角票來。）

甲：什末事，你說。

人：我也是要你說的。

甲：說什末？

乙：（低聲地）你知道附近有多少兵？

甲：兵？多極了！

人：喂喂，小聲一點兒！有多少？

甲：聽說昨天……

(人聲)

丙：誰呀？

乙：大頭四。

丙：在那里？

乙：就在那里。

(乙，丙上。)

丙：大頭四，你怎末要騙他的銅板？

甲：哼，我川得着騙他底銅板？忘八蛋才騙他底銅板。

乙：還不承認。

甲：他才騙我呢。和我「攢烏白」，輸掉不給錢，倒說我騙他！

丙：那你怎末又打他？

甲：奇怪！他和我比武；他比不過我，又說我打起他來？

丙：比武也不是這樣的。你瞧，褲子給撕破了，皮也擦傷了。提高乙褲管子。）

甲：哪，我底脚也給他弄傷了。

乙：不，假的，他本來就傷了的，去偷人家的果子，給狗咬傷的。

甲：吓！（想打乙。）

丙：算了。我知道你們爲着一個銅板的原故就爭起來的。其實，一個銅板，有甚末爭頭？大家都是同鄉，而且同是中國人，更不應該爭了。你們要爭，和日本鬼子去爭；打，和侵略我們的日本軍去打。你不知道嗎？北平和天津一帶已經給日本軍強佔了，平、津一帶的同胞有許多無辜地給日本軍慘殺了，上海，蘇州，南京，到處的同胞都被日本軍慘殺了，說不定不久就犯到華南了。——瞧，近來常常有日本的飛機經過這裡，都是來慘殺我們的，轟炸我們的，你願意給那些禽獸殺害嗎？我們英勇的戰

士，正在前方拚命地抗戰，你們却在後方跟自己的同胞打架；有錢的人大家捐錢，買救國公債，你們，一個銅板也爭個落花流水；真是沒有良心。簡直是漢奸……

人：（一直在旁邊兒聽着，聽到這里，忍不住了）喂，小雜種……

丙：啊，先生，是你在這里嗎？

人：他們底事情，關你什末事？我看你是一個知書識禮的……

丙：好說了，我呢是一個高級的小學生……

人：那真是一個聰明的孩子。

丙：不敢當。

人：可是，你懂得「各家打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個道理嗎？

丙：話是那末說。不過，事情雖然和我沒有什末了不得的關係，而看起來太沒有道理了，就不能不勸他幾句，這是正義。

人：笑話，小小的年紀，懂的什末正義？

丙：我年紀雖然小，可是，我知道日本鬼子派飛機來轟炸我們，我們就是不合正義的了；漢奸賣國就是不合正義的了。

人：胡說，我告訴你，不關你的事，別來搗蛋。要不然，哼，（幌一下拳頭）我也出來維持正義的。懂得嗎？

丙：你底什末正義，幌一下拳頭就算是維持你底正義？

人：（給內一個巴掌）這就是正義！（丙想說話，又來一個）這就是維持正義的方法（丙逃，乙也跟着逃。）

人：哈哈，正義一來，你們就跑了。

甲：那個傢伙真討厭！喂，角票呢？我已經告訴了你，這裡有很多兵了。

人：哼，有那末容易的事——這樣子就想領獎金了嗎？我問你，那些兵駐在什末地方？

丙：不說了。說了一樣又一樣。

人：不說？好，不說就算了。（走）

甲：（追着）不行，我已經說了……

人：你只說了一半。

甲：那末，你也得給我一半錢啊。

人：那有這樣便宜的。你說，說完了，我再給你兩毫——共四毫。

甲：五毫。

人：也好，就給你五毫，你詳細地說吧。

甲：昨天從縣里開了兩隊兵來……

人：一隊有多少？一營？

甲：誰知道呢？我又沒有一個一個地數起他。

人：好好，有兩隊兵。後來怎麼樣呢？

甲：原先他們想到我們底村裏來駐，因為不够地方用，又開到那邊去了。

人：那邊？

甲：（指）那邊。

人：叫做什麼地方？

甲：叫做——叫做——我也不知道叫做什麼地方，反正他們是朝那邊去的就是了。

人：有沒有高射炮？

甲：什麼高射炮？

人：哪，就是一支長長的鎗兒，轟，轟，好像放炮竹似的。用來打飛機的。

甲：打飛機的？

人：是的。

甲：放炮竹似的？

人：是的。

甲：我沒有聽見放過。

人：你可以看見過的。

甲：啊，對了，他們拖着一些長長的……

人：呃，呃，有多少？

甲：有五支。

人：五支。還有什麼？

甲：還有一箱一箱的……

（一羣一聲。）

丙：包圍住他，不要讓他逃跑了。他一定是漢奸。

聲：打倒漢奸！

（外鄉人想逃跑，一羣小孩子擁上來，馬上把他包圍住。）

丙：先生，請問你貴姓名？

人：姓什麼不好？（又想逃跑。）

戊：不要給他溜了。

（羣衆更圍得密一點兒。）

丙：你叫什麼名字？

人：（怕）我——我——

聲：他嗎？他姓「走」，名字叫做「狗」。

聲：哈哈，好一個走狗。

丙：你是什麼地方的人？

人：我——我——呃，讓我走吧。

聲：抓漢奸哪！（又來了一批人。）

丙：你不說就不客氣啦。

聲：把他捆起來吧，還客氣什末？

丙：喂，弟兄們，搜查搜查他底身上，看看有什末違禁的東西。

（羣衆一擁——有些人捉着外鄉人底手，有些人拖住他底脚，有些人搜查他底口袋，搜出一個小冊子來，交給丙。）

丙：（念）胡慕中。慕中，好一個愛國的志士。

聲：不是糊塗虫吧。

聲：糊塗虫，哈哈！

丙：靜一點。（念）特務員。你做什末特務的？給誰做特務？

人：我是公安局的特務員。

丙：笑話，你是公安局的特務員，怎麼上面有松井秀雄這幾個字的？各位弟兄，聽到嗎，松井秀雄，這明明是日本鬼的名字。他怎末會有日本鬼發給他的小冊子呢？

聲：漢奸才有的！

聲：打倒漢奸！

聲：殺盡賣國的漢奸！

丙：大頭四，他剛才和你談些什麼？（給甲一個眼色。）

人：沒有什麼。

聲：住嘴！

丙：你說。（甲不敢）你說不說？

聲：不說就打他。

聲：對，不打，他是不會說的。

聲：打啊！

丙：不必打，他自然會說的。說吧，四哥，我們不會難爲你的。

甲：（望望外鄉人）他問我這裏有多少兵。

丙：那你怎末回答他。

甲：（胆怯地）我——我告訴他很多。

聲：小雜種，你爲什麼要告訴人家呢，一個生面人。

丙：對了，你爲什麼要告訴一個不相識的外鄉人呢？

甲：他說，他給我五毫錢。

聲：小漢奸，五毫錢就賣國了，該死的！

丙：他還有什麼話和你說沒有？

甲：只是問我有多少兵，駐在什麼地方，有沒有高射炮。

丙：你還告訴他什麼沒有？

甲：沒有了。

聲：不止的。

丙：真的沒有？

甲：真的。

丙：你拿到五毫錢沒有？

甲：還沒有。

聲：小漢奸，出賣了自己，出賣了國家，打！

（這時候，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甲底身上，外鄉人乘機溜了。羣衆很快地就發現到，於是四面地堵截，結果把他抓回來。）

聲：他媽的，該死的漢奸，逃？

聲：馬上打死他吧！

丙：不要吵，不要吵。（對外鄉人）喂，你不說，我們也知道你是一個漢奸了，你還有什麼話說？（外鄉人不語）各位：日本帝國主義者陸續地增兵來慘殺我們，派飛機來轟炸我們，我們應該怎樣去對付？

聲：大家聯合起來，把日本的軍隊趕出中國的領土去，收回我們底失地！

丙：可是，我們前線的勇士正在拼命地抗戰，而後方竟然有些涼血的動物甘心地

替敵人來做偵探，像這一個東西似的，（指外鄉人）我們應該怎樣地處置他？

聲：殺死他！

聲：砍掉他底狗頭！

人：（跪）小朋友……

聲：鬼才是你底朋友。

人：求求你們，大發慈悲，把我放了吧！

聲：無恥的東西！

聲：忘八蛋！

聲：賣國的漢奸！

丙：他底罪已經定了，不用多說了；至于這個大頭四又未辦？

聲：小漢奸也得砍頭示衆！

（大頭四哭）

丙：不，大頭四年紀小，和我們一樣；不過，他因為沒有知識，才受人利用了。他不是存心賣國的。只要他改過，我們也可以饒了他的。

甲：（跪）請你們饒了我吧！

乙：哈哈，大力士，你也有今日！

丙：好了。大頭四，這一次饒了你，你得好好地改過，聽見了沒有？

甲：是，是，是。

丙：至于這個老牌的漢奸，我們沒有權處置他，送他到縣政府去吧。

聲：好，把他送到縣政府去。

（羣衆擁外鄉人走。）

聲：殺絕一切漢奸！

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聲：收回失掉的領土！

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聲：中華民國萬歲！

(幕下)

過年

(街頭劇)

文傑

時)舊歷年卅的上午。

(地)鄉村裏的市墟或都市裏的廣濶街道上。

(人物)：

花販：年廿歲。

大腹買：年五十歲。

少女：年十六歲。乃大腹買之女兒。

老叟：年六十歲。是難民。

女孩：年十歲。乃老叟之女兒。

觀衆甲：年廿歲。

宣傳隊學生：甲、乙、丙。

街道上（或市墟）滿放着「年貨」——尤以吊鐘花爲多。行人擠擁，嘈雜着販賣者，和買受者的議價聲。叫賣聲。這時，大腹買和他那穿着漂亮衣服的女兒，在那裏看着芬芳美麗的各樣花；大約是在注意着那些吊鐘花。——這劇就這樣開始了。

花販：（和霽可親的）先生！買花呀！……這株吊鐘花生得够美麗，大株，够威勢呀！（

一面說着，一面用手取那插在瓶裏，放着燦爛的花的一株大大的吊鐘花；給大腹買看看。）先生！你看看：它生着這許多燦爛的花……啊！這裏還有一株共十六朵花呢！很湊巧：這裏還有含苞未放的，今晚是年卅晚：它一定開得更燦爛呢！……（大腹買接過來，持着看了一回）先生！你歡喜嗎？

大腹買：（覺得這株花也很滿意）唔！這株花也生得不錯！……不過，（而向着他女兒）乖女！你喜歡這花嗎？它生得美麗不？……若果你歡喜，我就買……嘻！嘻！今晚過年這株花很合時呢？

少女：（不滿意的樣子）唔！爹爹！不好。這株花不好，太大株呢！家裏的小花瓶怎麼

戴得起呢！爹爹！我：我歡喜那株細小精緻的。（手指着那左邊的一株細小精緻的吊鐘花）家裏的小花瓶襯着這株美麗的花，不是更好看嗎？……我歡喜這株！

花販：小姐！好。你歡喜這株嗎！（引手去取那株小吊鐘花）呀！這株也够精緻美麗：

……（被大腹賈截着說。）

大腹賈：好了，不用再說你的花言巧語了。（把那大的一株吊鐘放下。）那個不曉得賣花是讚花香的呢！究竟這株你要多少錢？（手指着那細小精緻的那一株。）

花販：先生！這株嗎！這株要兩塊錢！（花販知道少女喜這株，便故意的提高價。）

大腹賈：（忽視的樣子）唔！這麼貴！……一塊錢你賣嗎？

少女：（不時以手玩着那細小的吊鐘花，表示親愛的樣子）……

花販：先生！你看真，這株花的確是值兩塊錢的！（手指着那小吊鐘花）

大腹賈：（反復的想着。）唔！……你沒有價減嗎？

少女：（很心急地）爹爹！快些兒買哪！要兩塊錢就給兩塊錢他吧！……我歡喜！你不

買給我嗎？

大腹賈：（很躊躇的樣子）呀！乖女！這株太貴了。一塊錢他還不肯割愛，反正是買不成的；我們還是去另一處……（被少女截着說）

少女：唔！爹爹！我歡喜這株。不用去別處，別的我不喜歡……

大腹賈：（很不快意的樣子）好了。兩塊錢就兩塊錢吧！伙計！（對花販）好好兒將那花替我縛好！（一面說着一面從衣袋裏取出銀包來，打開；取出兩塊錢來給花販。少女手持着那株花。他們倆正想行往別處的時候，那可憐的老叟手拖着他的小女兒行近來，阻止了他們的去路，持着那半爛的飯碗，向着大腹賈乞錢。）

老叟：（放着悽愴而帶微弱的聲音）老爺！小姐！好心哪！周濟幾個銅板給乞兒買飯吃啦！（這裏，聲音悲切點）我們父女倆有整兩天沒飯吃了。唉！老爺！小姐！慈心啦！可憐我們這貧苦無告的可憐者呀！

少女：（擺着小姐的架子，鄙視的說着。）走開點，別弄髒了我的衣服。

大腹賈：（微怒）走開！（以手作樣。）我這裏沒有銅板。……快點走開呀！別阻撓了，時間也不早了，我還要趕時候去「辦年貨」準備今晚「過年」呀……快點兒走開！（難民——老叟仍然一樣的苦苦哀求。）

老叟：老爺！小姐！好心哪！（頓）我不是有意來阻撓你的。——我餓得太痛苦了，迫着來向你老爺求乞的！（悲切地）可憐吧！老爺！小姐！唉！我們父女倆的確餓着有兩整天了。周濟幾個銅板給……（被他的女孩子截斷了他的說話。）

女孩：（精神喪懊，似患病的樣子。）爹爹！我……我肚餓！……我肚餓！……大腹賈……（注目凝視着那小女孩。）

老叟：（咳！而痛切地。）咳！可憐呵！老爺！小姐！你看：（手指着他可憐的女兒。）我這孩子——年紀這麼小，餓着有兩天沒飯吃了。（悲傷的）唉！她……她好像病了昵——可憐吧！老爺！小姐！

（老叟正在哭訴的當兒，有一隊宣傳隊的學生——三人，手持着××宣傳隊的旗子

，踏着步行上前。這時四周已圍圍着許多人來觀看。大腹買這時欲走也不能了，但仍然脫不了他的慳吝性，幾個銅板也不願周濟給老叟，但是老叟仍然苦苦的哀求着：他紅着臉不好意思似的立着。老叟看見人越聚越多了，而大腹買仍然沒有錢給他，他便改過臉孔向着廣大的羣衆來乞錢了。）

老叟：（向着羣衆乞錢。）各位老爺！先生！太太！奶奶！小姐！可憐我們父女倆有兩整天沒飯吃了。唉！（悲切的）我們是從很遠的地方流浪到這兒來的；又無親戚，又無朋友！所以便到處的去求乞，但是兩天了，也乞不着一個銅板，剛才向這位老爺（手指着那大腹買）：也。乞不到！唉！可憐吧！各位老爺！先生！……

學生甲：（很驚奇的樣子，向着老叟詢問）你們是從別處流浪到這兒來的嗎！這樣，你們是什麼地方人呢？（這時，大腹買和少女也很驚奇的立着觀看。）

老叟：（很傷心似的。）唉！說起來真是要使我傷心流淚了。我們是江蘇省廟行鎮人——他是很近上海市的一個縣鎮。自從日本鬼佔領上海後。（頓）噫！（回憶）

我還記得當日日本鬼佔領上海那天，我的妻舅汗淋淋的跑來告訴我：說日本鬼快要打進這兒來了，使我們快些兒携着妻女逃避到別處去……（頓）

學生乙：（很關心似的。）這樣，你們有逃避沒有？

老叟：這時，我想：我以為日本鬼要打來這兒的用意，不過想佔領土地吧！關我們平民什事！只要我們「安份守己」便算了……（學生丙在怨恨似的，就那老叟，但聲音却不甚大：「唔！為甚麼你這老頭兒不想通透點？……」老叟繼續說。）

誰知道，那可恨的日本鬼，和我們的軍隊戰了三場血戰後，我們的軍隊因為戰術的關係：便奉令撤退了。便留下了我們老百姓：唉！（忽然悲傷地停頓了。）

學生乙：（性急的）老伯！不用嗟歎了。那麼留下你們老百姓在那裏又怎樣？

老叟：留下我們許多老百姓在那裏受苦呢！當日本鬼開進這裏來後：就四處的去找尋壯丁，（頓）唉！我的兒子就這樣子被拘去了，——有些說是甚麼「義勇軍」就立即被槍斃了許多，其餘的……（停頓）

花販：媽的！他用這麼毒辣的手段來對待我們壯丁嗎？其餘的又怎麼樣？

老叟：其餘的，其餘的就說要替他掘戰壕，運子彈……這時我以為這麼就算了。怎知道？那可恨的日本鬼還要我們把鄉村的婦女獻出來：說是組織什麼「慰勞隊」？其實……「慰勞」——給他們洩洩那獸慾吧！（悲哭起來）唉！咳！真可憐！我的妻女就這樣子被殺害了！（哭）……

女孩：（哭）……爹爹！……爹爹！

學生甲：（慈祥的勸導）老伯！別哭了。傷心也是沒用的。說下去吧！

老叟：（收了眼淚）後來！那日本鬼還搶掠了我們的財產，糧食。不只這樣！還有許多房屋也給他們燒了；日本鬼真是些「放火搶掠，姦淫……」的無人道的野獸，不！

強盜……我迫不得已，就攜着這幼女東跑跑！西跑跑的！流浪到這兒來。（頓
。忽然發起了悲切的回憶！）唉！我們可愛的家鄉，山園啊！現在一切都完了。
通通給日本鬼搶去了，燒光了。唉！還有還有永遠忘不了的血債：我的妻女！我

的兒子！（哭不成聲）可憐的，通通給那狠毒的日本鬼殺光了。……（淚下）

觀衆甲：媽的！（被老叟的言語刺動了他的心，憤怒似的罵着）這些狠毒的日本烏龜

！（這時，觀衆們，在血和淚的交流裏，都同樣地發出同情的吼聲！）

女孩：（哭）……爹爹！我肚餓！我餓極了！

老叟：呀！我忘記了。老爹！先生！小姐！可憐吧！調濟些錢給我們倆買飯吃吧！

大腹買：（這時，像夢醒了一般，給難民——老叟的說話刺動了他的心，把方才慳吝的樣子改過了。）呀！乖女！我們不去辦年貨了……好！我這裏有廿多塊錢，（從袋裏取出錢來）是準備去辦年貨的，但是，……現在通通調濟給他吧！（把錢交給老叟，老叟無言地接了。）嘻嘻！（對着學生乙說）我這次把辦年貨的錢調濟給難民不是用得對嗎！

學生乙：是。不錯！先生的錢用得對！

學生甲：是呢！要知道：日本鬼打進我們的領土後，四方八處，不是充滿着許多難民

嗎?!像南京，上海……等處的老百姓，不是「家破人亡」的，像他們（指老叟）一樣的流浪嗎！……他（指老叟）流浪到這兒來，又無親戚，又無朋友！啊！怪可憐的！我們有錢的應當賑濟他才是，難道我們忍心看着，他們就這樣子的餓死嗎？

花販：（爭着說）不！我們不能忍心看着他（指着老叟）餓死！他是中國人，是我們的同胞！有錢的應該要賑濟他們——這飢餓線上的一羣。老伯！我這裏有兩塊錢——（手指着大腹賈）是早上那位先生買花的錢，雖然是小小的，想你也願意接受吧！（把兩塊錢給老叟，老叟笑笑的接受了。）

學生甲：而且，現在正是國難當頭的時候！我們這裡是後方，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戰事，不然的話，我相信你們一定沒有這許快樂地：買花啦！辦年貨啦……：來快樂的「過年」呢！你們試看看他（指着難民）：飯也幾乎找不着，還有能力去「過年」嗎？

花販：的確，這樣子真是沒辦法「過年」呢！

學生甲：實在「過年」，也用不着亂去花費錢財的，不買花，不辦年貨，不是一樣子的「過年」嗎？現在我大中華民國給日本鬼欺侮得這麼可憐！我們若果要救中國，打走日本鬼子，收復失地，那麼就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來貢獻給國家，若果國亡了，「國破家何在？」呢！就是有多多錢也是沒用的。國家正需要錢財來對日抗戰，而後方的却亂去花費金錢！像「過年」用的買花錢呀！便是。我們應該把「過年」花費的錢，省起來，送到銀行去買救國公債，或者是送到報館去匯給我們前方浴血的戰士做棉衣用，或是賑濟給無家可歸的難民們做買米的費用。以上的幾種都是現在極端需要而急於要做的。

全體觀衆：不錯！你說得對！我們要救自己的祖國，要救自己的家鄉，就要這樣做。

花販：現在先請各位先生！幫助這個「貧苦無告」的難民。

（這時，四而的觀衆，紛紛拋錢出來，老叟和女孩拾着銅板和鈔票。一而在說着）。

老叟：呀！多謝！多謝！

（這時學生甲又在說着。）

學生甲：各位！要記住：我剛才說的一番話，我們要把「過年」用的錢節省下來，賑濟難民，或者是買救國公債……這樣，才能救國家！救民族！救自己！打走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學生乙丙：（兩人在高呼着口號。）同胞們！醒來吧！把我們不應花費的錢，——儲蓄起來！貢獻給國家。

（這時，全體觀衆也隨着高喊口號。）

全體觀衆：同胞們！醒來吧！把我們不應花費的錢，儲蓄起來！貢獻給國家！

——口號聲中劇完——

抗戰戲劇選